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五

武事門

軍政　步騎　車戰　間諜　器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兵制兵政之善○有兵制有兵政兵制莫善於周在後世有所不容異在後世有所不必同兵政亦莫善於周在後世有所不容異夫兵農一致耕戰相資卒伍具於鄉遂之中車徒辦於耒耜之暇此周兵制也或革之而無損於國或因之而反流於禍變豈非前後殊時損益隨勢有不必同乎禁令嚴密紀律整齊調發於近地之便而役不勞優異於師行之需而人不怨此周兵政也昔也嚴而今則弛昔也備而今制煩昔也豐

裕而有餘今則窘乏而不足豈非良法變更美意壞失所先容與乎是故其政苟同制雖異而無害其政苟異制雖同而無取

信行禮威濟恩○御軍當以禮然處人情積疑之後則不可無以服其心撫軍當以恩然處人情積玩之後則不可無以正其法信以行禮威以濟恩則君心服而軍法正矣私伏衡茅妄論時事切謂將以行御軍之禮必先有以破軍心之疑將以示撫軍之恩必先有以華君心之玩今日之兵禮不足以東其驕恩不足以飽其欲正病於威信之不立爾春秋圖伯之國猶以民未知信爲不可用堂堂大國其可不立威信以肅軍政乎

講明軍政之要　當邊戍未撤之時而講明軍政當修之要
此執事憂國之至情也夫軍政莫切於禁令繇役之簡嚴尤
莫切於餽餉賞賚之充足然聚天下陸梁之徒律之以居處
役之以戰鬭非有均一之心則紀律廢弛而人有慢心征戍
無度而人或怨望何以示人公平之意哉驅吾民鋒鏑之地
責之以功勞勉之以忠義非有寬恤之念則刻剝過甚而士
無飽歡賚賞尤吝而人無固志何以起人奮發之氣哉
續議漢軍政頗稱善○漢之兵制尤尚均一當是時由
有徭筭有減逋更有貸然則繇戍之法可謂恕甚然宰相之
子乃不免戍邊故吏之家亦均於給賦示吾法之無虐也以
至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左遷酒泉太守即拜破虜不爲

異數輪募之詔敗亡不撿衛霍行封得喪相除略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上下相維隄防過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爲過多而二三鄉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耳縣之令長丞尉何預而必欲俱會欲其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僞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郡縣有尉亦既足矣而鄉置游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略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姦雄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衛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漢唐兵政之失）且漢置材官於郡國兵制誠非古矣然其

所以爲漢惜者不在此何者禁令不可以不嚴也漢則調兵諸侯不以虎符起士田家不識尺籍非嚴矣繇役不可以不簡也漢則西北邊郡不得休息淮南遠地良以爲苦非簡矣餽餉不可以不裕也漢則塞卒乏糧戰士無祿差功幕府見繩文吏非裕矣兵政不明誠可惜也唐府兵得井田大意兵制誠倣古矣然亦未敢以是爲唐喜何者法令不可以不密也唐則率戶出兵籍而爲伍鬻餅賣徒例可稱軍豈其密調度不可以不約也唐則不憚納貲以避征戍黑頭出征頭白復生豈其約資糧不可以不辦也唐則漉水犒師糲食菜餤有功宿將丐食京師豈其辦兵政不存未可喜也

法祖嘉猷 藝祖御軍之法 我朝承五代積弱之餘軍心之

疑玩甚矣我藝祖揀汰怯懦悉置剩員明其信也士卒作過罪及主將示其威也是以越職妄訴必置之法驕不稟令必戮無赦豈非有以信其心而後能繩之以禮乎故與之恩澤而人不議其私畀之厚禄而人不疑其過豈非有以威其心而後能撫之以恩乎

祖宗精兵之效○便殿閱戰士鐵簾較挽強得周代兵汰去之餘止存十萬得蜀中兵揀閱之外僅留百二十人每以少而克衆不以多而蠹財伸威讋敵雷厲而風飛用將得人鷹揚而電擊虜兵六萬來寇定州命田欽祚以三千人赴之虜衆大敗至有三千打六萬之謠載在方策迨今以為美談夫是以無冗兵之費

我朝兵政有三○我朝恃兵立國外有屯邊之兵內有州郡之兵京師又有三衙之兵其制誠戾古矣所恃者兵政存焉耳諸藩重兵悉歸京師禁令嚴也沿邊屯戍更番迭上縣役均也訓練精強兵不虛養資粮給也是以國勢尊隆隱然而倚南山而坐平原姦雄讋伏凜乎如披蒙茸而望虎豹者蓋有由矣

賭興警段 馭軍威信未孚○曩機事頗密軍情不通幕府奏功也嘗各賞軍心已不免於疑矣今綱紀雖明而朝廷之信猶未孚也向者親閱有期旋復反汗而將校之希恩者觖望雲屯待哺幾欲練汰而軍士之反側者生心舉措多端號令不一處積疑之後既無以信其心而遽欲繩之以禮果能齊

其等級乎曩驕事稍寧軍政解弛豢驕養逸醉醲飽鮮卑心已不免於玩矣今紀律雖張而朝廷之威猶未立也向者奮臂都門攫金白晝而主帥一不之問猖狂逞亂陵轢郡國而官吏莫敢誰何國勢浸弱威令不行處積玩之後既無以威其心而徒欲撫之以恩未能激其志氣乎

養鷹養虎之喻○或者不知其要而每失於一偏故懷猜忌之心而失委任之宜者則在外之權過輕而無以制蕭墻之變安消靡之習而失撫御之畫者則在外之權過重而適以召抗衡之患一如餋鷹徒知縶其足絏其翼日懼其有凌霄之志而終無從禽之獲一如養虎徒幸其吟嘯生風咆哮作氣而不知圈檻不嚴寧保其無出柙之虞此其為謀亦下矣

上下不得專制○天下之勢猶持衡然彼重則此輕彼輕則此重蓋自昔患之未有輕重相權內外相制如我祖宗之適平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其所以無兵變也

纂語驪珠

宸居天拱森衛星聯　名曰招刺而實緣陳乞者相望

禁旅霜嚴伍符日行　聲言揀汰而侏儒脆弱者自如

春秋教閱有同兒戲　武藝不閑而類爲游手之人

市逐負販不異平民　強壯不簡而半是老癃之輩

身居市廛名占尺籍　紀律非不嚴久而防其玩

廩食公家私爲廝役　符籍非不整久而防其耗

把握其勢不使偷惰　如善馭者使之馳則馳止則止

鎮服其情不使覬覦　如善鑄者使之圓則圓方則方

汰一遊惰而選一勇勁可以轉回神觀於不俟旋踵之頃

黜一庸慢而甄一忠武可以開闔神機於不動聲色之間

嚴公賞罰軍政失於賞罰○准將失律略行其罰而旋即寵

任何以爲不恭命者之戒乎弱帥失人雖寢其召而不即貶

降何以爲勸懲人材之地乎荆襄告變罪在制閫而未正典

刑何以謝天下之生靈乎

僞冒姑息二弊○曩者功績有賞例挂軍籍負緣展轉得爲

保奏此固未免僞冒之弊今聞艱冒矢石者往往俱指爲僞

冒矣曩者南北交鋒御軍無法偏裨校卒望風奔潰朝廷寛恩垂至不問此固未免姑息之弊今閫寄軍將敵者每每愈過於姑息矣

今日軍政三弊○軍籍虛挂侵借擅移猝有警急臨期召募而禁令有疎略之弊所在虧額抽東撥西山川阻涉道路勞苦而調役有煩遠之弊掊克日深士有飢色屯膏吝施人無悅心而餽餉賞賚有不足之弊當邊戍未撤之時正外治當修之日而疊是三弊莫之能革將何以鼓貔貅之氣而使之士自其勇乎將何以雄虎豹在山之威而使之國重九鼎乎

嚴號令以去軍心之疑玩○厥今號令不足以使人從威權不足以使人畏將欲繩之以禮則軍心未孚動違節度而禮

恐有所難行欲收之以恩則軍心愈玩不以爲德而恩恐至於太褻爲今之計亦惟明示之以意向之公而無以啓軍心之疑痛懲其驕慢之習而無以滋軍心之玩則望風奔潰者有戮矣鼓譟反噬者有誅矣人心天理豈終不可挽而回哉然而又在於屯將之得其人爾使爲之將者勇武足以服其心威望足以壓其衆又何兵驕之足憂哉

舉兵政在得人○雖然將得其人兵政舉矣是必有與士卒同甘苦之心而後可將有市租不入府之廉而後可將比年簡畀忠勇俾專閫寄命下之日軍情悅服既得其人矣而布滿邊面豈無忠勤典司軍旅豈無威望惟當委任而責成之則兵政可以次第而舉愚不勝惓惓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易師卦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征凶 上同 孫子曰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七書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又云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前卻有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上同

歷代格言 前漢武帝詔曰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帥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 本紀 唐李光弼治師以整天下服其威名 本傳 陸贄曰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寧邇以示遐 本傳

皇朝[illegible]太祖開寶四年李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繇郭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入北漢境無不克捷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仁宗皇祐二年韓琦以為定州兵不治將為亂即用兵律裁之察其不可教者斬軍門外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鋭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精勁齊一號為可用上並同　元豐五年上神宗曰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原祿其長使自愛重

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犯無賴不逞之人既聚於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成太平之業永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長編孝宗乾道七年梁克家奏諸將御下太寬平時人人知畏其上故緩急可以用人之死命太祖皇帝設為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上曰祖宗以來二百餘年軍中不聞變亂蓋出於此會要乾道九年臣僚言方今要務莫先於軍政當罰而賞與賞盜何異軍政如此紀綱法度後將柰何欲望寢罷孫福等推賞庶幾稍正軍

律以警後來陛

張平論建 張方平言太祖訓齊軍法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韮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又制更戍之法遠妻孥外戍之日多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每請月糧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之不許顧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故士卒足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今則異矣衣服驕侈所受廩給一身不足豈能不歸怨於上耶　高宗建炎三年臣僚上言軍兵以來鮮有可用之兵蓋以紀律不嚴軍政弛玩每報驛多至數倍每行一驛必扎數日此冒請之患也請受之外更須搞設此邀求之患也州縣畏威暴斂民力重困此騷擾

之患也目以軍期脅以軍法執縛縣官箠撻公吏此苛暴之患也毀撤民屋強市飲食此剽擾之患也婦女隨行謂之老小上下相蒙無復鬪志此老小之患也功狀汎濫廣增俘馘此冒賞之患也空名告札隨意補轉賞不當功名器實濫此輔授之患也凡此八者爲患實大乞下諸將申嚴紀律諭

[illegible]李清臣云唐太宗定天下增附隋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蠻夷侵邊強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翦伐取將于衛以典師旅事平功立則將歸于朝以奉宿衛兵散于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夫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飼養之費無姑息之勞無一旦之變將雖有

名而權實去是故無震主之恐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奸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

步騎　附　以兼用步騎立說

策頭因時制變善用所長則以之制勝為有餘與勢背馳失所當用則以之自保為不足夫步之與騎騎之與車各有所宜昔人論之熟矣故平原曠野土山丘陵則宜車騎山林積石險阪高岡則宜步兵貴乎用我之所長而不陷彼之所短斯可以求勝矣李少卿以步卒五千足以當匈奴吳漢以突騎五千足以擊王郎此皆善用所長者也項他為步將不能當曹參苻堅之鐵騎不足敵謝玄此皆不善用所長者也然

則欲以步騎爲制勝之道而不審所用吾未見其可也

【策畧】古者戰以車後世易之而用騎古者兵以徒後世更之而爲步車騎利坦夷徒步利險阻是故平原曠野草淺土厚前無山林後無溝瀆此車騎之所利也林木陰翳澗谷交錯出沒不常踰越不一此徒步之所利也善用兵者視地形而用步騎即步騎而出奇正以吾所長擊彼所短何患其不勝哉

步騎之軍爲人主者茍能擇其人而用之何戰而不勝何攻而不克哉趙充國以輕騎而襲先零岑彭以精騎而拔成都吳漢以突騎五千而擊王郎之軍臨淮王以鐵騎三百而走大滑之卒是皆騎將之得人也曹參能將漢之步兵足以勝

魏豹之師李抱真惟能用昭義步兵可以為天下之冠是皆
步將之得人也
事類 趙武靈王以中山在其復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
樓煩秦韓之邊不可無強兵之助於是欲胡服騎射羣臣皆
不欲王遂胡服明年略中山地西略胡地又數年遂滅中山
史光 漢高帝逐擊冒頓於是漢悉兵北逐之多步兵高祖先至
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
日 [illegible] 漢武帝擊單于陵請曰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
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李陵傳 漢鼂錯言兵事曰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
原擴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又曰匈奴地形技藝與

中國累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反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下馬地鬭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卜傳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覆百里則用騎故步爲腹心車爲羽翼騎爲耳目三者相待參合廼行通典王世充率衆臨穀水太宗命屈突通以步卒渡水擊之自以精兵直出其背通鑑李光弼與史思明戰因問賊陳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諸軍爭

奮賊衆奔敗勦既李嗣業應募安西軍中高仙芝討勃律署命嗣業為陌刀將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本朝太宗至道元年閱武便殿令騎兵步兵數百東西列陳發矢如一容止中節纔眞宗咸平五年内出陳圖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　仁宗皇祐五年孫沔始受命數請騎兵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兵狄青竟用騎兵破賊上並同　高宗紹興十年上曰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方信朕前日之語熷慶曆元年田況言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闘壯有不能被甲上馬者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毎教射驍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請密料選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軍二人而

又覓市馬之煩擾遠害就利莫善於此也　馬知節上眞宗今之將帥用騎兵以多爲勝臣謂善用騎兵　以多爲貴但能說伏觀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爲旋師之所無不捷矣蘇氏云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盛強控弦百萬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皆有諸將相爭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百數十合安得不敗哉蘇文

車戰　附　以兼用車戰立說

策頭 出車彭彭玁狁于襄文武之詩也我車既攻駕言徂東宣王之雅也革車掩戶挽輪籠轂吾得諸吳起行載甲兵止

為營陣吾聞諸馬燧自古用車戰以取勝者多矣獨曰房次律陳濤斜之一敗而後人懲創竟廢車而不用是豈前車既覆後車果不可尋邪嗚呼抑嘗推原次律所以致敗之由乎天下之事習熟者易用而創見者難行新奇之說雖可聽而平常之說多有益是故南人長於舟師故常以勝北北人利於騎戰故多以勝南無他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次律之敗非不幸也毋乃泥於古而不通於今歟

策題 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於戰自夏啓誓御以正而勝有扈湯以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閑閑伐崇之舉也戎車三百牧戎之役也宣王之南征北伐皆用是制然先王以車戰不求大勝求爲不可敗而已

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魏田豫之平代郡也以圓陣車馬燧以戰車而咸北方李陵以大車而解虜敵李靖以偏箱車而擒頡利兩翼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平僭亂總名偏廂別爲鹿角馬隆以是破虒戎此皆用車之利也

【事實】文王出車勞還率也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詩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采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注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書牧誓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詩大明 武王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禮夏官 宣王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詩六月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戎車嘽嘽嘽

嘽焞焞如霆如雷（詩采芑）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車攻）魯僖公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泮水）衛文公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閔二）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爲三覆以待之戎師大奔（隱九年）晉中行穆子敗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大敗之（昭元年）衛青見匈奴兵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即兵車也（前漢本傳）馬隆討羌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晉本傳）房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繚乘營騎步夾之既戰賊投

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餘馬燧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討田悅燧乃推火車焚悅將楊朝光柵破之餘本朝眞宗咸平四年吳淑上疏云車戰之利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虜戰皆用車而勝近事符彥卿破虜陽城亦以拒馬爲寨因大風出不意開拒馬出騎兵掩擊之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運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至和二年郭固造車陣法就民車約古制爲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以爲前後二拒此馬燧

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陳也神宗熙寧七年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以備邊沈括曰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輓日不能行三十里恐兵間不可用爾凝長高宗紹興元年進呈王大智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聞用車取勝莫若今多造弩聖政三十年上宣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謂在人不在車至於南北異宜木性亦殊況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無所用之卿等更宜精思同上東京留守宗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小曆李綱上高宗曰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

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

間諜 （附）以善用間諜立說

策頭 在敵有難信之狀在我當爲自信之謀當自信者不之信所難信者愈不可信矣何則驕悍難制如熊如羆叛服靡常爲罷爲蜮力弱矣所以歛鷹隼之翼勢綏矣所以匿鷙鳥之形信之不可也張吾氣燄如金如湯奮吾威靈如龍如虎彼弱邪待之以驢技之窮彼強邪等之以狙詐之敵不自信可乎難爲不道蕩搖邊疆始以夾攻劫力窺鄰城之藩籬繼以恫疑虛喝闖淮堧之門戶今以長蛇封豕食中國之腹心堂堂大國玩弄於小戎掌股之上興言及此吾膺未嘗不爲

之再三拂也

又按比年以來抑何其信之輕也有以敵情告我者曰曩鐵騎縱橫今的盧步蹇矣曩哨探馳突今汗血力衰矣敵以有馬而強必以無馬而弱可賀也未幾而朔馬陵山胡笳遵渚愈猖獗於前是尚為可信邪又有以敵情告我者曰曩狼心叵測今問鼎志怯矣曩羊狼益深今請隧意銷矣昔之入寇也急今之入寇也緩可賀也未幾而控弦玉塞通火甘泉益無忌憚於舊是尚為可信邪一不可信而信之已墮虜人之狡謀再不可信而信之復損皇家之威重傳至今日正當懲前日輕信之羹立今日自信之的也

廣堂之上首鼠摸稜間諜之來模糊影響或謂欒城咯氷胡

林爲祟蠱充腹剖而帝祀之穢已聞矣吁可信乎或謂飛蝗蔽天穀粟俱槁鳥侵鴈費而筆奴之課已來矣吁可信乎大抵變詐反覆者敵情之常籠絡駕馭者中國之大況狡兎藏姦必有三窟犬羊華面實懷二心就使單于告亡群于爭立吾猶不之信也況指杯影以爲蛇乎就使北風不競一飽未償吾猶不之信也況認伏石以爲虎乎然則彼之難信不足信矣吾之自信當如何邪

[illegible]孫子曰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

大功[illegible]田單縱反間於燕燕王乃使騎劫代樂毅士卒離心白起使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趙王因以括代廉頗趙軍大敗本傳 漢高祖捐金四萬斤與陳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大疑亞父前本傳 韓信代趙李左車說成安君信使人窺知其不用乃敢遂下 本朝 太宗端拱元年田錫論邊事今之禦戎無若先用間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曾探得幾國與匈奴為讐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戎狄自亂邊鄙自寧[illegible]二年王元之論邊事五曰行間諜以離之宜重募邊民間諜番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 仁宗慶曆二年种世衡遣王嵩入虜境野利旺容

元昊遂納欵　神宗熙寧八年上問張方平祖宗禦戎之策方平曰太祖朝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間諜精審元豐四年知制誥王存言切見遼人覘中國事頗審而遼臣刺遼事殊𩔖（續長編）　高宗紹興二年張燾奏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明君賢將所以能動而成功者先知也先知非取於鬼神也取於人以知敵之情而已矣李廣遠斥候故未嘗遇害願募可用之人分道伺察撫養家屬以信其心資之財本使或爲商賈或爲伎藝以混其跡則敵人動息知無不審矣（要錄）

器械　（附）　以器貴精利立說

策頭 將以兵為先兵以器為急治兵者不可不講也徒手而遇盜雖賁育而懾息操箠而遇敵雖童子而奮呼人之常情有備則氣勝無備則氣沮其理勢然也昔黃帝堯舜有弧矢車馬器械之備自古制敵禦暴者曷嘗不以是為先務哉彼秦人之銷兵則不能制勝廣之亂矣李少卿之矢盡則不能敵匈奴之兵矣雖然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用者貴精昔晁錯有言者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 吁知是說者可與言兵乎

策腹 周官具兵器所出有在官者有在民者在民者而民用之在官者卿大夫用之其於鄉 遂鄉師既簡兵器矣族師又

簡兵器縣師又簡兵器其於遂也遂人既簡兵器矣里宰又比兵器稍人又帥蓄輦此兵器之在民者也司兵者授兵司戈盾者授戈盾司弓矢者授弓矢或授有司或授虎賁此兵器之在官者也夫惟器械素精兵甲素備一旦用之則農皆兵也卿大夫皆將也後世兵農一分在民者不可復有矣然漢人在郡國則有庫兵在京師則有武庫兵而唐之府衛若介冑若戎具皆藏之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此其在官者猶未至於弛然而忘備也

今夫器之不精也雖有猛士無所致其力雖有練卒無所施其技雖有謀臣良將無所用其計是故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

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器械不精而使之當敵是驅之以餌殺也故戈矛不利不若無戈矛之愈也無戈矛則不敢輕擊而速於敗矣甲冑不堅不若無甲冑之愈也無甲冑則知所避匿而免於死矣有戈矛而不利有甲冑而不堅不幾擠民於死地乎

書注 黃帝堯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殷周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前漢刑法志 宣王脩車馬備器械 詩 魯侯伯禽誓曰善敿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書費誓 漢籍賦以治軍兵車馬 章帝紀 京師有武庫之兵郡國有庫兵亭郵亦備兵器而緣邊之郡又特置庫以聚兵按武庫屬金吾專主兵器 百官志 光

武時吳漢見戰陳不利方整厲器械帝乃歎曰吳漢隱若一敵國矣本傳晉祖逖屯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本傳唐府有軍器監掌繕甲弩府兵之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兵志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其造甲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又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威震北方本傳李德裕節度劍南西川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東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兵器皆犀銳本傳

本朝太祖召魏丕授作坊副使上討澤潞維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令造兵器無不精辦列五庫以貯焉

神宗朝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若水請自射連中徹札上稱

獎之繼高宗建炎二年李鄴造明舉甲上召張浚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民生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聖政孝宗乾道五年詔主師除弊事其一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爲給錢修補　淳熙四年上曰舊來主師見說盡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雄泰利路安撫司乞再置作院專一打造義士衣甲令欲旋撥應副並聖政　歐陽修上仁宗曰諸州所造器械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此有器械之虛名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臨事而誤何可及乎

曾南豐云太祖時中都二坊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

上親閱之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劒刀鋸器械箭葫簏皮笠弩撞子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劒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五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六

武事門

舟師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不恃舟而恃人○驚湍怒濤逆走橫擊長江之險也舳艫相御駕風破浪戰艘之捷也揮戈擊楫出没如神士卒之精也若是足以勝敵乎曰未也夫提戰於波濤之上決機於舟楫之間非得其人而主之未見其可以勝也曹公以八十萬軍於赤壁黃蓋飛炬而敗之林士弘精兵數萬於清江孝恭指顧而擊走之苟善用之以孝恭之衆足以勝士弘不善用之雖以曹操之知兵亦不足以得志也

舟師利在得人〇有風濤之險有才智之險有舟楫之利有氣勢之利將帥者是才智之風濤而氣勢之舟楫也夫同此一長江也魏人經營睥睨者凡幾載兩至江壖臨望而歎竟不敢一濡南渡之楫而韓擒虎顧以五百人一夕而濟之同此一蒙衝鬭艦也曹公用之一息而爲煨燼周瑜用之以建萬世之功平蜀之役所謂直進樓船者船也冒突露橈者亦船也人人皆可以用之也光武璽書丁寧胡爲不付大司馬而獨曰一由征南哉由是觀之舟師之要害可一語而決矣

稽古偉議 歷代舟師之效〇春秋吳伐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夜呼餘皇而使從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其後吳

越之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其軍各銜枚而進吳師大駭遂滅吳此春秋之舟師然也漢孝武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船樓船起樓其上戈船置戈其下下瀨船取其輕疾故其擊南越以樓船將軍下湞水戈船將軍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此西漢之舟師然也光武之討公孫述岑彭裝直進樓船與冒突露橈數千艘直進取其有進而無退冒突取其冒觸而敢前謂之露橈則楫露在外而藏於舟中也發荊陽零陵長沙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會于荊門此東漢之舟師然也曹公旣平荊州得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鬬艦數千艘而周瑜亦用蒙衝鬬艦拒之縱火順風而燒大敗之於赤壁其曰鬬艦則用之以

戰鬬其曰蒙衝則蒙之以物而以衝敵也此三國之舟師然也晉武之平吳龍驤將軍王濬大作舟艦於益州其大艦長百二十步受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騎馬往來此晉之舟師然也隋文帝之平陳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皆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此隋之舟師然也唐之討蕭銑也趙郡王孝恭以戰艦二千餘艘自夔州發而東下此唐之舟師然也周世宗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敵銳於京城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無不可用此五代之舟師然也

不在舟而在人○長岸之戰楚獲餘皇矣而不知長鬛之伏呼而復之也赤壁之役魏連船艦矣而不知蒙衝之鬬艛而走之也西陵之舉鐵鎖橫江吳亦善於備害矣而不知王濬炬筏之計一施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法祖嘉猷 舟師南方所利○我太宗嘗曰戈櫂之戰南方所利今萬方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不忘武功耳嗚呼信哉斯言是故越逸川澤習性已久遂立平河之軍江淮士卒素習於水遂立水虎翼之軍其擇之精矣興國幸金明池以試戈棹之利祥符又詔金明池以試習水之卒其閱之勤矣然入夔峽之鎖江用戰櫂可也夫何捨舟而用步騎卒以勝蜀守采石之浮梁用戰艦可也夫何捨舟而立橋木卒以擒令贇

豈非自用所長而不陷其所短耶

舟師隨用隨効○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士卒服習隨用隨效又非國初比也方逆虜有儀眞之役彼謂南北夾軍可以利涉也而提艦接戰鼓枻若神我是以有黃天蕩之捷方逆虜有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水可以斷流也而車船待敵回轉如飛我是以有瓜洲之捷方逆虜有海州之圍彼謂鼓行而前彊亘數里也而輕帆薄棹錦纜煙滅我是以有海道之捷或以長綆曳之而可致虜舟之不渡或以海鰍擊之而能使虜舟之沉溺則吾國之長技可見矣

時文警段 舟師有備則勝○攷之載籍驗之前代自南而備北也固嘗用之勝而然亦豈用之而敗者乎自北而窺南也

固嘗用之而敗然亦豈無用之而勝者乎赤壁之下火艦並進而狂虜為之灰飛濡須之岸舟楫整肅而寇敵為之膽落此固吾國之常勝者矣然丹陽載荻之大艘江陵聚江之散舟在我者亦有時而不可恃焉葛陂之屯伐木造舟卒皆自逝此固敵國之常敗者矣然王濬飛渡之軍擒虎宵濟之卒在彼者亦有時而不可忽焉大抵有備則我固必勝敵固必敗無備則我亦能敗敵亦能勝然則長技者其名也先備者其實也烏可恃其名而忘其實哉

南方舟楫之利○夫南方形勢前帶江而右負海洪濤洶湧巨浸浩茫非若平沙大漠騎兵之所能馳也非若險道側徑步兵之所能逾也自非舟楫又孰能飛江而超海乎故自餘

皇啟楚樓船平越而後南方立國者未嘗不以舟楫爲務矣生於其地習於其險知其利害精其技能是誠敵國之所畏也

不在舟而在志(一)夫舟師始於吳楚而盛於三國六朝之進取然而有雪恥殺陵之師則焚舟之舉鬼神實臨有尅復神州之將則擊楫之聲天地實聞之否則泛舟江湖皆雜卒謀雖有此舟誰無此舟

結語聯球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自可以成平定之功

風帆一炬檣櫓灰飛自可以挫奸雄之氣

油船輕舸足以決勝操舟鼓枻雖關地利

艨衝戰艦足以成功　乘機決勝實係人謀

犀舟勁檝雲與鳥逝　提戰於駕風破浪之上

波桿浪櫓電擊星馳　決勝於鳴桹響枻之間

自常潤而抵襄鄧則長江介其腹皆所自出之地也

自當閩而亘通泰則滄海負其背皆所可濟之境也

漂流飄掘非歷大海涉重湖者不能成潰決之功如揭竿斬木者徒則無取也

泝舟炬纜非戲怒潮玩驚濤者不能收潛伏之効如彎弓牧馬之材則無能也

寶鑑斷策當決前人水戰○命工鍜鐵相聯爲長絙貫一大鉤備授諸軍之强捷者旁擲舟譟而前比合戰即分海船爲

兩道出其背毋絶一綆更則一舟而入虜不得渡韓世忠控扼金山之策可行也伺虜未覓祈風勁順衆舟爭發引帆搖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虜帆雲擾彌亘數里悉爲波濤捲聚一隅肆促搖兀無復行次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從士登舟擊刺殪之舟中李寶控扼海道之策可舉也賊舟稍近水軍車船徐出山崦列布江岸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敵虜舟沉溺者數萬又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横林渡口用弩敵弓射之殘兵棄船上岸悉陷泥中而斃張振王琪諸將控扼采石而策可行也

當過風猋之衝彼武昌渡乃自黄而來也則令壽昌舟師進泊於巴河雙柳之左右張家渡乃自蘄而來也則令九江舟

師進泊於開沙西江之上下池陽之師能進泊於浣河永安
丁家洲柵江口等處則谷家渡東西一帶得恃以為援可以
遏安慶無為之來若太平之舟師能進泊於東梁山東玉山
等處則釆石渡東西一帶得倚以為助可以遏鄱陽烏江之
來若向家宣化兩渡實當眞州六合之衝建康舟師能進泊
於江寧夾下流口欒家伏李家濛等處然後可以防遏其衝
瓜州一渡實當楊州江都之會鎮江舟師能進泊於金山焦
山谿鍚劉家渡等處然後可以捍禦其會極而至於上流
鄂渚别遣舟師進泊陰沙岸崇明右可以控柴虛福山之兩
渡左可以扼山東料角之海道
舟師在乎閑習〇南方之人生而安於水七歲能浮十歲能

沒視淵如陵視覆如卻殆非北人不閑水戰之比也今日正宜招集水軍講習水戰使虜人少有所侵則以吾所長較彼所短可百戰而百捷也私切恠夫今日之水軍矣海寇縱橫不為剌捕軍士物故不為招填朝廷固嘗申飭之矣而郡縣之間視為虛文每歲戰習不過揮旄頭豹尾之飾役鷁首螭頭之觀奪標鼓譟如戲俳優之場此又文具甚也吁盍亦閱習之使精教導之使熟乎

生意收結 以人事答天意○嗚呼用兵之道當以所長敵所短不當以所短犯所長彼方謂伐木之聲浮江之柹足以懼我而不知其正為我役彼方謂列岸之帆銜尾之舟足以撓我而不知其反為我用豈非天乎然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

成令固因之以壯士卒之氣尤當成之以答造化之心徒能因之而不能成之吾恐天意雖由人謀未至則不耕之獲不幾之禽烏可恃以爲常哉石虎所造之舟霖雨逐之然爲晉謀者必不敢專恃霖雨也魏人所乘之舟江濤駭之然爲吳謀者必不敢專恃江濤也至如風送火艦固足以成赤壁之捷矣然難容之道終不能邀老瞞之歸路者天耶人耶浪覆小舟固足以成樊城之功矣然荊州之守終不能防陸遜之議後者天耶人耶方今立國東南有賴於舟師如虎之翼龍之雲越山谷升霄漢無適不可謹勿恃天意而廢人事則東南長技庶幾無與抗上之人盍留意

在叶力以共濟、）抑愚聞之專恃舟師以抗敵者抑末也資

有爲之君者焉陸抗謂長江限帶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誠哉言乎是必訏謨廟堂若左右宣力有作舟濟川之才禦侮疆場者同心共濟有同舟遇風之勢合烝徒之力以楫此舟而使之無中流失維之患合庶民之心以載此舟而使之無潢池弄兵之憂此又通國之舟師也又豈區區江面海道之防而已邪若夫桓温伐燕劉裕伐秦之舉則姑姑俟他日

故事源流

未詳

經傳撮言

歴代事實 吳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㑹左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

豫章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咸會番禺（越遂）光武建武十一年岑彭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費粮穀欲罷之帝曰大司馬不曉水戰荊門之事曰征南公為重彭令軍中募攻浮橋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飛炬焚之蜀兵大亂（岑彭傳）三國吳孫權遣周瑜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闘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盖放諸船同時發火操兵大敗（周瑜傳）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磧要害

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濬作大炬遇鎖燃燒融液斷絕杜預遣周旨等夜渡江吳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通鑑）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舟艦被江旗甲曜日陳人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隋書）唐李靖順流東下以擊蕭銑（本傳）

皇朝典要 本朝有平河軍有虎翼軍有樓船軍凌波軍有通州水軍（會要）太祖征江南潘美為戰櫂都監自江陵提兵進討初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率先赴令軍中曰美提驍果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麾下涉水大軍隨之吳師大敗（續宋）高宗建炎二年臣僚以為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沿江精練水軍廣造戰艦教習艤泊皆在江之南岸仍常察其奸細絕其盜熱之害　虞允文督州師拒金主亮於東采石

曰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即以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
䑸之金人所用舟底如箱且不諳江道遂盡死於江中金主
亮遂往瓜洲虞允文臨江捜試車船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於
是諸酋殺亮係年錄　孝宗淳熙三年建康都統郭剛奏本司車
船損已補塡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船上曰車船古之蒙衝
辛巳取勝豈宜改造　十五年黃洽奏許浦水軍戰船泊在
顧逕水寨只在許浦人船相去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用兵
相就今依舊歸定海上曰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此用
舟師之便當時自是不合移屯卿等更宜熟議聖政
先正論選 嘉熙奏劄曰抑聞虞督整治舟師或乘建瓴之勢
尤不可不防今沿江而上雖溢浦有舟師富川有舟師武昌

有舟師殊為不多其可不速加增招耶然上流備禦既嚴又恐虜或避實擣虛寇東西兩淮目今皆合綢繆牖戶以待之他如廣右之邕宜海道之沂密無非風寒悉加之意可也

文集講筵 劉屏山云切惟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阨而已維檣艫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楫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中興以來暫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畢事而已陳利害者以為常談習游泳者以為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於江攻群盜於平湖職此之由切考六朝舟

楫之利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蒙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長檣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快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没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䰟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鋭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上策也

舟師二　以素習有備立説

策頭自魏人卻於赤壁而後知舟師之不備者為無功自晉人一舉平吳而後知舟師之素備者為可以得志嗟夫車騎不習不可以應敵况夫鼓棹而一進退之勢逐流而爭上下之利非有素閑何以决勝漢唐之都遠在關中固非舟師復

歷之地然則明有池乃武帝習戰之所而唐之高祖亦循其故業以訓兵焉是以武帝之有事於越也則分四將以會南越而發會稽以誅南越以北方之將而能用東南之長技非備之素者其能成功乎太宗之欲窮兵於高麗也亦造舟艥南以濟舟師以中原之衆而能勝遼海之裔夷非備之素者又豈能成功乎

策段用兵之道當以所長敵所短不當以所短敵所長步騎馳逐北人之所長南人之所短也樓船衝突南人之所長北人之所短也夫江流上下亘數千里洪濤巻席雪浪連天渺瀰東注瀰望而無涯涘蒙衝鬬艦出没乎其中當此之時雖有淵陟突騎無所肆其馳逐驍毅步兵無所肆其勇捷由是

言之立國東南有賴於舟師也尚矣

事類 漢武帝爲昆明池以習水戰周迴四十里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 西京雜記

本朝太祖乾德元年鑿池於朱明門外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縱長 開寶三年幸修船務命水工駕新修棹船以習水戰　四年幸造船務鑿巨池於朱明門外差宋延渥率水軍習戰七月幸朱明門外召宰臣以下觀習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上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戈棹之戰南方所利今爲方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示不忘戰爾 武略 眞宗大中祥符六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昆明池按試戰棹立爲水虎翼軍置營池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准此選卒

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

不可廢故復置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攻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六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七

武事門

馬政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馬政之興有三○因無事而修馬政則牧養重於平時者上也因多事而修馬政則牧養切於一時者次也無事不能修多事不暇修而牧養遂為文具斯為下矣夫王馬之政掌以校人芻秣之式總以冢宰周之馬政也京師有六廄五監之分北地有天封河許之別漢之馬政也若夫唐之世則牧圉之制備監牧之得人其為所四十有八其為數七十萬餘唐之馬政又詳於周漢者也是數代者夫豈紛紜擾

擾之際而旋爲整修補治之計哉四夷向風莫如成周烟火萬里莫如漢景外戶不閉莫如唐太宗常人方以此而莫枕數君則視此而莫安雖官民通牧與分牧於民者不同雖分牧於民與專牧於官者各異然其當優游暇豫之時爲教擾阜蕃之策故曰無事而脩馬政者上也武皇之於漢明皇之於唐則異是矣二君以英武之資奮事功之志或竭力於外夷或勞心於內治雖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之財匱矣於是乎有亭養母馬之令國馬益耗百姓是苦蓄馬之塗狹矣於是乎有告身易馬之法自當時觀之武皇之馬比之前代雖爲乏絕而蒲梢龍紋等號猶足以充閈門必非聽其耗竭者所能致也明皇之馬參之舊日雖爲減少而朕馬蕃息之

稱猶見於美張景順必非尚馬經理者所能得也馭窮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烈如何其壯邪諸重戰馬動以萬數銳志武事弱西北蕃勢何如也其張耶於變故艱難之中有變通增衍之術故曰多事而脩馬政者次也若夫酬酢方殷而甲兵之問抑至於廟堂卑會未艾而邊陲之慝方勤於宵旰于斯之時有用無養有養無實互易猶故而自爲常程闕廢具存而委爲文具馬政若此蓋有不足論者矣

稽古偉議 盛世則馬蕃息○夫慮以蓄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物秩之式寄之天官蓋重其事也然嘗有厩雜不若騋牝三千之盛鄭有小駟不若思馬斯臧之美此其故何哉蓋衛文斯遠之邦騤騤乎其殷富魯僖有道之君昭昭乎其德音

則國家昌熾庶物蕃息固宜實外廐充下乘而羣無留良者
使為國者不明其本末而未免瘠本而肥末不察其輕重而
未免略重而詳輕吾恐恃馬而不修者反足以為殆矣
國恃馬以為強（）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甲兵之本國之
大用也是以三代即戎或乘驪或乘驂自兹而降綿歷至漢
唐間或勒十八萬騎而威震於匈奴或以十二郡之騎而大
破單于縱突騎以擊則勝王郎之師遣騎襲其後則潰先零
之兵以騎三千足以蹀血於虜庭以騎五千足以追斬於龍
仙是豈不資國馬以為強耶

法祖嘉猷 國朝馬政修廢（）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
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邊馬然與其畜之於民

孰若市之於戎與其市之於戎孰若養之於官何若民間畜養指為外廄非不可也然馬為不精多耆駑弱況民至受其害乎汾遼等郡招買畜馬非不可也然市費益增牧數不加況戎反享其利乎此國朝所以重於監牧也騏驥有院天駟有監天廄有坊置羣牧司又置群牧使此在内監牧之制自河北至許州已有十八監兩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太原交城又復置馬監既委群牧司又委守倅兼領此在外監牧之制故陳堯叟作群牧議勸石于監信知監牧為便且急也慨然大臣何人哉誤聽留耆寬之說而棄文潞公之議累祖宗七八十年營成之制一旦盡壞付農民以牧地散國馬於編戶每一都限馬五十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而郡

縣何附不一二年而足之天下騷然不勝其擾至煩天子有安石相誤之歎噫其忍負之乎

國朝茶馬置司○夫養馬於兵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聽民畜養市以本直祥符制也詔能畜馬與免二丁嘉祐令也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哉何熙寧大臣急於爭利一槩取民民始不堪爾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復闕於是求之戎狄而設茶馬之職焉愚嘗攷之國朝市易戎馬之制始易以銅錢戎固獲其利次易以銀絹戎復獲其用今以摘山之利而市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初命李杞川蜀市茶蒲宗閔秦鳳易馬始兼分任其事至郭茂恂言茶司立法以害馬政後遂專

任其事是職既設茶課百萬獲馬萬匹其効亦可見矣不然
元祐變法更革殆盡獨茶不廢者亦有以也

附文警段 兵革興而馬耗○文景之休養生息而里巷之馬
成羣一更武帝兵革之後至於貫百姓之馬以迎虜又觀元
宗之注意監牧而馬色相間如錦一經安史僭亂之後至於
誘敵之馬以供軍彼其時之相去不過十數年間爾豈馬
之所生獨盛於文景元宗之際而不足於武帝肅宗之世哉
是其驅馳於爭鬭之場摧斃於鋒刃之下無非所以戕其性
者馬之登耗亦豈偶然者耶亦盍於此而觀之爾
土地有所不宜○河南冀北之地水草豐而蕃牧多故敵之
馬常銳巖昌橫山之監道里隔而博易絕故吾之馬常弱況

乎雜其飈騋詭其名數而吾國之馬非如結轍連騎之馬矣行石則瘸行泥則陷而吾國之馬非如歷塊過都之馬矣過午而飲過晡而秣而吾國之馬非如風雨不疲飢渴不困之馬矣

馬多出於西北○古者之馬多出於西北而不在於東南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非并代乎汧渭之間馬之所蕃非秦隴之界乎騊駼牡馬在坰之野兗州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益衛州也漢之苑馬分布西北二邊故北地西河遼東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管馬官自天子六廄以供乘輿餘悉養之邊郡唐自太宗破突厥誅高昌繼又以高宗碎高嚴擒百濟而其地西至焉耆北至陰山故牧監分布隴右而馬為最

盛然則西北之出馬亦誠然也

綺語駢珠

規並以善而原苑三十六所　金鼓一振彼驅且馳

滋息之多而八坊四十八萬　矢石一交彼衝且突

牧將譽師而駰驪彭彭　不董官守誰爲愛惜

六月出征而四牡騤騤　不廣槽櫪誰爲生聚

牧養未至而生息不蕃徒費官吏之俸廩耳

水草不時而羸瘠日甚徒耗芻秣之資給耳

霜蹄逐電自足擲驟於鋒鏑之下　在天列驂騶騎牽之星

霧鬣追風自足前驟於煙塵之中　在易著乾坤震坎之象

擇地而養擇人而掌嘶櫪臕槽孔阜孔多此皆之善也

量時而入量力而馳突陣追敵以戰以勝此用之善也

當今獻策易馬費多効寡　且以四川茶馬一司言之其張官置吏尸不勝其費及博之以東南之茗又不勝其費若綱官之往返及御前綱之軍人皆以口計以日計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粮草停泊之廐驛則又不勝其費大率一馬至御馬院其費二千緡錢矣以五千匹計之其費可勝計哉而道塗之先斃者吏卒之竊粮者官將之引帶販鬻者又所不計也綱官既有常格亦各自矜保全最可恨者交卸之後而掌者不復愛惜死者至無虛日特以變易名色充市肆之烹宰而已以每年一綱五千之數謝之較渡江以來之歲姑以三十年通計之應又十五萬匹又有牧人牝牲生育幾無地

以自容而今之所蓄者不過每年之一數其無具甚矣東南馬不足恃。今之吳蜀自古未有因馬以興者孫權之在吳或得馬於交趾或得馬於高麗而未聞以騎勝諸葛亮在蜀五出攻魏以八陣治軍旅而亦未聞於用馬宋文帝元嘉之際伐高麗奉詔獻馬八百沮渠蒙遜新羅百濟吐谷渾等皆受職以脩貢取之不憚其險遠騎兵日以蕃息而段宏之虎牢之戰八千精騎一舉而淪喪劉秦之繼以千五百騎沒於汝陽陳高祖之大建蕭摩訶亦以八千騎潰於呂梁則非無馬而豈救其潰沒淪喪哉此間獨陳慶之以五百騎破元帑以三千騎破元穆送元顥於洛陽四十七戰平三十三號城用馬以充撻而河橋之敗不旋踵慶之僅以身免則馬

誠無益於勝敗之道也

生意收結裁制臣之占借○雖然馬政陳腐之談書生類能言之要非切時之務毋已則有權宜之策焉今日京城所畜之馬其數亦不爲少矣柰何自執政臺諫侍從給舍而下以至省官環衛勳戚閹尹之爲占借之馬其數甚廣往往類指其姓名陰記其毛色如寄諸鄰而取之愛之已甚者旣豢養之太過略不經意者又飢餓而不恤甚至馬斃於廷紳之櫪下而罪歸於本軍之馬主料減於庾官之斛面而責叢於本隊之拳卒如是則馬之登耗又安可專咎夫掌牧之任哉失其占借之騎皆西馬之駿而非廣馬之駑皆西馬之良而非廣馬之劣矧今西馬之市愈艱而廣馬已非厚資不可多得

蓋亦思所以裁抑而區處之乎鯫生不知大體庶足備采擇

云爾

恃人不必恃馬○嗟夫馳驅衝突夷狄之長技制御懷撫中國之自治也誠使居於邊閫皆良將賢帥則即吾之金城湯池也環於營壘者皆勁卒強兵則即吾之莫邪干將也用之以攻則若風雷之震物焉任之以守則若虎豹之在山焉將見回紇下馬而羅拜矣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矣符秦鐵騎自此而摧斃矣北貊梟騎自此而來助矣尚何馬政之不修之足慮哉執事毋謂愚言為迂

敍班源流

經傳格言 聚心鑒淵緜祀三千 衛風 思無邪斯馬斯臧 魯頌 仲夏

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季秋天子習五戎班馬政月令阡陌之間成羣乘特牡者擯棄而不復會聚漢食貨志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春秋分也左

歷代事實

周出車詩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注出車就馬於牧地詩注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注毛物也　車攻詩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詩注周孝王使非子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秦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魏武侯問曰凡畜騎卒豈有方乎吳起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

其飢飽冬則温廐夏則涼廐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也漢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以郎爲馬監官養馬三十萬擇取教習以給六廐漢儀注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廏馬百餘匹貢禹傳晁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錯傳武帝時兩將軍出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後以馬少故久不伐胡霍去病傳後漢馬援得銅鼓鑄爲馬式因表曰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兵寧則別尊卑之序有變則濟遠近之難本傳唐王忠嗣在朔方主互市輒高估馬直諸蕃爭市故蕃馬浸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本傳

[illegible]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蕃息時但有
左右飛龍院太祖始置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
廐始充矣踊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
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監名
曰天駟監左右各二內廐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續長編又
詔歲於汾潞邢市馬償之善價內屬戎人驅馬詣闕下者悉
令縣次續食以優卹如聞富人皆私市之致戰騎多闕自今
一切禁之　眞宗時自河北至許州淮鎮凡一千八監始置
群牧司總內外馬政　景德開眞宗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
大臣總領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作群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
命堯叟充群牧制置使　大中祥符四年馮拯言官市物栗

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從馬他所上曰馬及
十萬當且止也王旦曰聽民間蕃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
猶外廐耳馬知節曰馬多不精多畜駑弱其費愈甚上然之
上並同　高宗紹興七年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朕所留一疋幾似
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
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
使於吳與其射御敎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
馬之地求之蓋馬政不修故也紹興十三年上曰自來人說南
方不宜牧馬非朕自措置令孳馬今方二三年間已得駒數
百匹如此數年之後不患馬不蕃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
師只城門外便有孳牲監每年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

聖政十九年進呈牧馬賞罰格上曰牧馬孳牲爲利甚博朕於近也親令牧養今已見效每歲呈駒皆是好馬　孝宗淳熙三年五月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已身飢飽勞逸各隨時調節上並同

先正論議李覺上太宗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彼制敵之用實資兵爲無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彼重譯而至緣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今軍伍中牝馬衆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不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産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斯愈瘠豢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才生乃令飲水而死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其減市馬

之半而賜養駒之新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

文彥博上神宗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之中馬政爲重馬之有牧其來尚矣貢禹云萊夷作牧周官云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詩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宜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盛熙寧之年陛下特降詔旨刱定南北監牧使設官擬職其制益嚴若有未至當以時增修而近歲議者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欲其租課撤國馬於編戶責其蕃息令取一時浮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日卻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

文集奏章 范祖禹云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

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閑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職任之專也鑑唐陳傅良曰兵貴精不貴衆馬貴良不貴多晉有天下多馬之國也而昔之立國於晉者不以馬之衆爲勝負而常以少制勝蓋擇其良馬而不在乎多也方戰國之時群雄相吞兵車之擾擾乎四海馬之用亦急矣蘇秦之說魏王曰魏之武卒二十萬厮徒十萬騎五千疋其說楚也乃曰楚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矣養兵二十萬而騎止五千帶甲百萬而騎止萬匹其爲計亦疎矣而二國之騎兵卒強於天下何耶以其多不如良之爲愈

以牧養得人立說

馬政二

【破題】馬之生長雖有其地而馬之登耗實係乎人古之於馬政有校人以掌其籍又有牧人以掌其地又有廋人以掌其閑者豈有他哉誠以飢渴不能以自濟寒暑不能以自護動静出入不能以自適苟不資人以均齊調一之鮮不戕賊其性夭閼其生者蓋凡為獸屬皆然而惟馬為尤甚

【策頭】我朝列聖相承莫不以此為重務雖其或主於市或主於群牧或外監之置六監之廢二監之後凡牧馬之地互有不同然真宗欲馬蕃息則總制左右監之官必加遴選英宗欲馬蕃息則雖權群牧判官之職亦不敢以輕畀或令內侍二人分掌左右監或差使臣五員專督牧養事未嘗不以得人為念

所發者皆枯悴如豺耳未必驍駿如龍也所給者皆低劣如犬耳未必奮迅如虎也或以私鬻而有換綱之弊或以弱騎而歲易用之謀是皆官吏失職監牧具文欲其蕃富不可得也欲其精勁不可得也

夫當疆場多故之日而為騎戰馬政之計則權宜經久之二策不可不兼施而並舉也何謂權宜之用邊鄙方殷步騎兼整明令日戎馬之要而所謂車馬之修者不可緩也而欲養馬以為用則所不逮故莫若市馬之為便者夫聖中國嘗市馬於民間而有以為外廄者康定間因嘗賦馬於上戶以為其說可行矣今獨不可以是為權宜之川乎何謂經久之策平原曠野[illegible][illegible]輕車則他日規恢之務而所謂中國長技者

不可廢也苟不養之以待用則何以為繼故在於養馬之為急昔太平中嘗置飛龍院畜牧矣景德中嘗置群牧使以領牧矣今獨不可由是而求經久之策乎

事始夫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至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命王毛仲檢校內外閑廄知監牧使官吏憚之無敢犯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從玄宗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市以金帛市馬

於河東朔方隴西牧之既雜以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猶謂秦漢以來唐為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illegible]本朝仁宗時吳奎等上言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　高宗紹興二年上謂呂頤浩曰復孳馬監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欲以饒州近四望山等處為牧地郡守帶提領上曰兵以馬政為先開元至天寶間馬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曰如王毛仲隊馬若錦繡其盛如此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七